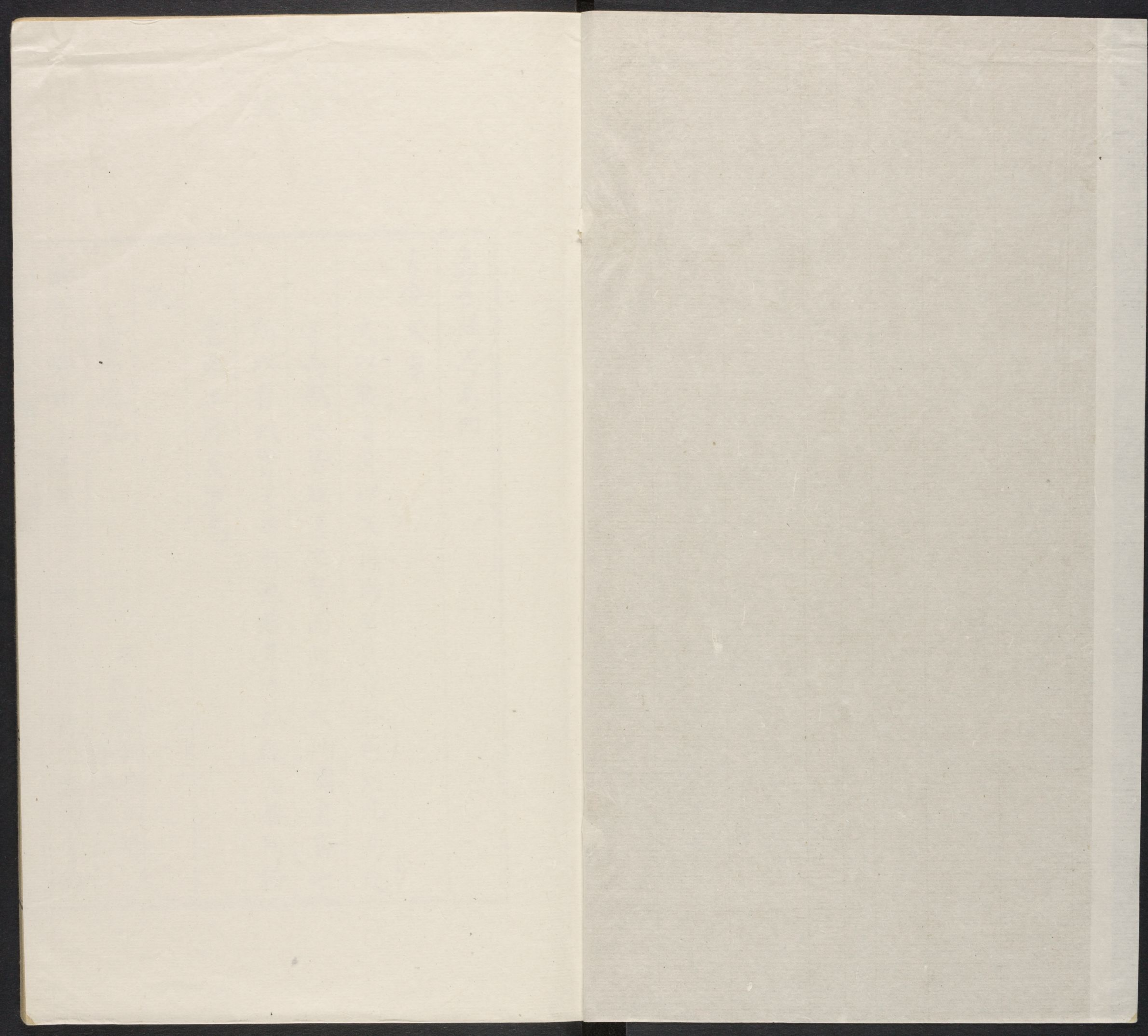


T 3210/4686.7

4







嘉善縣志卷四

古今文章一

文以載道道以文傳尚矣其在於邑則凡為記  
述為賦詠皆理道之寓而政治之所關者書之  
所以存政實達典則也若其存於理而無所藉  
者雖工亦奚取焉

記

嘉善縣志

明張翥

嘉善古秀州所之而統邑惟三官法政元大理寺卿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2 1963

嘉善縣志卷四

古今文章一

文以載道道以文傳尚矣其在於邑則凡為記述為賦詠皆理道之寓而政治之所關者書之所以存故實遺典則也若其浮於理而無所稽者雖工亦奚取焉

記

嘉善縣記

明張魁

新淦人府學教授

嘉興古秀州浙之西統邑惟三宣德改元大理寺卿

谷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嘉善縣志 卷四  
胡公承 命巡撫吳浙歷觀是郡地廣民物富庶租賦浩穰詞訟蝟紛最為繁劇乃奏請增置縣與官以治之 上允其奏故嘉興縣分而為三嘉善迺其一焉去舊邑僅一舍許前臨官河地勢平行足以聚居民而為聽治之所蓋昔之魏塘鎮也越五年秋縣尹鄭君始縮銅章開設縣治下車之初四顧荒涼筭焉荆棘其可慨也於是鋤治蕪穢去高築低經營謀度詢諸同寅若二尹陳君蘇君詹君幕長楊君咸極力贊襄各捐已俸吏皆悅從之鄉閭好義之士亦翕然

助費以是歲九月鳩工庀材中構聽治之廳前揭崇麗之軒後為燕休之堂幕宇扶其左公帑掖其右凡兩廊儀門圍垣墉與夫公廨室宇係祀神壇暮歲之間悉完且美鄭君偕諸同寅置酒燕休堂以落其成復以書抵予求記其實以垂不朽夫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政之臧否民之休戚風俗之淳漓皆係焉其責任為甚重故必邃其縣治高其堂廡以為發號施令之地俾民有所觀瞻畏威而趨事也今新建是縣費廣力衆民不告勸不日而成棟宇雄麗甍桷



嘉善縣志 卷四  
二  
翬飛倪耄聳觀嘖嘖稱嘆則鄭君之用心可謂勤矣  
然作屋室使構榱侏儒椳闑扂皆得其宜者匠氏  
之功也為民父母使疲癯殘疾鰥寡孤獨皆得其所  
者縣令之功也鄭君尚當盡心竭力夙與夜寐交修  
邑治政之否者更而為臧民之戚者變而為休俗之  
漓者轉而為淳使斯民脫其瘡痍頓生風來如斯堂  
之黝堊丹腹煥然一新雍容海涵春育之中鼓舞鳶  
飛魚躍之內則鄭君之嘉惠斯民豈淺淺也哉迨見  
芽聲偉績與縣治同垂悠久而無窮矣鄭君其勛諸

鄭君名時沂州人陳君名源潛江人蘇君名長友晉  
江人詹君名茂玉山人揚君名謙廣平人

嘉善儒學記

黃澤

三山人浙  
江布政司

宣德庚戌春大理寺卿胡公奉命巡撫東南事有便  
於民與弗便於民者小者立變大者駢聞以嘉興府  
地廣民衆賦稅浩繁而屬縣止三難於割理欲釐其  
地而三之別立縣治分理馬詢諸父老咸曰距城東  
一舍許有地曰魏塘居民環聚于此商賈輻輳於此  
立縣莫此為宜公以為然遂聞於朝許之其賜縣名



嘉善縣志卷四  
三  
曰嘉善凡新邑制度所宜有者咸俾創制如式乃以學校在所當先因區畫廟學位于邑之西既定厥基會有詔召公還越二年壬子姑孰正益來典教事謀諸邑之令佐始構明倫堂而禮殿齋廡尚缺惟卓茅于堂之東南以為春秋釋奠之所又明年為宣德癸丑莆田林勤分教來茲四顧榛蔓惟巋然一堂特立于中大懼弗稱適知府齊政以公事至邑勤以書白之政念工鉅費繁不欲徵諸細民因召邑之鉅姓曰陸坦者諭之坦慨然捐白金以兩計者三百有奇於

是市材陶甃鳩力僱功度卜穀旦而禮殿是營其崇四十六尺修如崇而殺其八廣如崇而加其七經始於是年九月落成於次年四月匠師工傭則有司給其直人喜其成而不知其勞也既而同知劉縉至顧瞻稱嘆召坦來前深加獎譽且曰輪奐美矣規制宏矣苟不嚴其像設非闕典歟坦承命惟謹復賃工肖先聖四侑十哲之像廟貌端嚴儀制一新他如門廡齋廡庖廡庖次第繕葺今年春勤述興作始末具書謁余徵文為記余惟設學校以為教實為治之



嘉善縣志 卷四  
四  
首務也治本乎教而教資於治二者相須廢一不可然而學校所講者其理載于六經具于人心寓於人倫日用之間堯舜禹湯文武所以治天下孔子所以教萬世者皆此道也人知所講學則孔子之道明孔子之道明則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可復苟欲舍學校而言治是豈善于為治者哉矧朝廷以六事課守令學校居先然則任民社之寄者庸可視為具文而弗加之意乎是宜胡公于建邑之始即留心區畫以為之倡願意有在也是役之成郡邑長貳協力毗贊職

教事者認認究心可謂知治教相須之義欲求兩盡其責任者矣如陸坦者一介韋布非責任所關乃能祇承郡邑之命捐厥所有相茲偉蹟其志有足尚者且近世多貲之家惟知莊嚴釋老之居以覬福田利益孰有一念及此乎是知坦之識見度越常輩不然豈在位者之德化有以感發其善心也耶嗚呼凡我髦士鼓篋登降于斯樞趨講習於斯藏修游息於斯益思所以自奮務求至於成德達材之地以待明時之需哉余承乏藩方嘉善實在治內勤既以文請安



嘉善縣志 卷四  
可無一言為諸生勸且以告夫後之來者俾知所考  
云是為記

嘉善重修廟學記

梁榮 泰和人

繼天而立極者君也修道以為教者師也蓋君以治  
乎民而紀綱號令敷于四海師以教乎民而詩書禮  
樂垂于萬世其蓋閑乎氣運之盛世道之泰也豈偶  
然之故哉然治之隆曷嘗不本於教之備歟是以為  
天下國家者必以建學校興教化為先務焉我朝愛  
命神聖相繼崇文治修德教內自京師外及郡縣莫

不有學而士之明秀者皆教以窮理盡性修己治人  
使施之無不達焉而天下之大郡邑之廣學之廢興  
係乎守令之賢否耳嘉善今嘉興之屬邑本魏塘鎮  
故地宣德庚戌中大理寺卿胡公槩來巡撫乃奏置  
邑名曰嘉善以治其民始設廟學位于邑治之西建  
明倫堂大成殿而相繼以經營之者郡守齊政典教  
王益也歲久而敝龍溪林弘來為令顧而嘆曰學校  
廢而不治豈為令之道乎遂謀修葺市材鳩工有大  
成殿東西廡明倫堂而及于師生之齋賓客之位庖



嘉善縣志 卷四 禮  
廩之所成去其腐壞易而新之復塑諸賢像創杏壇  
鑿泮池置橋門增其所闕于既創之後治其所敝於  
方弛之日制度整飾彩繪煥然而祭于廟者得展對  
越之誠肄于學者獲盡討論之益誠一邑首善之地  
百里具瞻之表也且財不賦于民而用以舒役不動  
于衆而工以勸者由措置之有道耳使後之為今者  
亦如弘之所為則學豈廢哉邑之縉紳與諸士子落  
廟學之完美謂非有紀于今將何以示于後因學訓  
導余泰和曾瓊求為之記於戲人之生也天之降衷

其性初無不善而或有不善者蔽之使然耳故天必  
命聰明睿智之聖為之君師以治而教之焉考諸在  
昔能盡君之道而治隆於土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禹湯文武也能盡師之任有教行於下者孔子也今  
聖天子在位治本于道而施諸政者與古帝王之  
治無二致道本諸身而達于家邦者與古聖賢之教  
同一揆斯所以禮讓興行風俗純美而治教為之休  
明也歟嘉善素稱多士而學校之設彌久而盛則士  
之蒙被 聖化涵養造就必道明德立知為臣而忠



嘉善縣志 卷四 七  
為子而孝秉大節伏大義偉然為天下之望矣如是則學之教為有成于風化之助豈小補哉是舉也始于景泰七年秋八月成于明年十一月網維於上者知府廷祥同知侯康遠通判鄧鏞韓礪推官莫暹躬任其責者知縣林弘協相其成者縣丞彭正奇趙璠王瑀傅鎰主簿洪琛典史張昂教諭曾勗訓導沈律曾瓊也天順二年戊寅孟春吉日立石

嘉善重修儒學記

程楷 樂平人翰  
林編修

宣德庚戌大理寺卿胡公槩巡撫是地封上朝廷以

嘉興庶富而政繁割其餘幅為別治而嘉善有縣治必有教而嘉善有學顧開始之初事循苟簡學僅有區畫之規越癸丑訓導莆田林公勤狀白知府齊公政諭義民陸坦新大成殿同知劉公縉復諭坦肖聖賢像天順間知縣盧侯雲建櫺星門內甃泮池仍建儒林坊于學門東成化初知府揚公繼宗同知揚公冠知縣畢侯紳乃召義官曹瓊重新明倫堂沈鍊顧文昱陸禧新燕堂通判陳公寶勸曹瓊之于以山又新兩齋左右拱峙堂下若子之待父然繼是汪侯



貴重建兩廡戟門倉庫而學始有制度之全弘治而  
辰訓導樂平王君緒新儀門及舉百廢大懼弗給謀  
諸吳侯傑禮勸邑中尚義者卜儀門正奠而麗陽題  
曰集賢外數舉武有方池池之西屋數楹題曰桃花  
春浪門之北疊石壙繪以魚躍龍門題曰禹門變化  
戟門左右增掖門謁聖獻享兩齋北上增行廊燕堂  
署曰聚樂饌堂易其腐朽櫺星門街南岸溪增砌以  
石琢珉為闌于上岸生沈來曹嵩輩裝嚴遺象明年  
左參議長萬車公明理增絃歌舍七間縣丞耿君亮

附以炊爨所主簿甄君希翰易櫺星左門之損又明  
年僉事內江肅公紳知縣安成劉侯子厲縣丞龍溪  
潘君瑜重增絃歌舍十又八間神厨牲房六間一時  
煥然至是學始有儀章之美教諭詹君祥訓導劉君  
汝瞻以學之成皆諸大夫圖猷之深義士捐帑之費  
不可無記載集諸生屬措文諸石惟學以育材也朝  
廷需才以治天下必取之學也諸大夫惓惓于創制  
豈直窺觀哉蓋欲學于是者之有樂所也學于是者  
寧不知所學哉夫學之建有區畫之規而後有制度



嘉善縣志 卷四  
之全而後有儀章之美去陋就雅駸駸落成故孔子  
言學自志學必至于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子論學自  
可欲之善必至于聖而不可知之神蓋必學有自得  
期造於深得得之既深務造于至精亦猶建學以序  
而至于成美也則掇科掄魁奮庸於天下是為朝廷  
所毗賴是固諸大夫之心歟而學之道一則申以孔  
孟之說學于是者將以為如何

增修嘉善儒學記

王緒

樂平人本  
學訓導

嘉善學宮北墻僅容旋馬無含弘光大之勢繚垣復

于隍者百丈有奇與復計費若干緡寧廢置歲月無  
肯銳意幹飭者弘治十之三年庚申劉侯方壯以名  
進士來尹視學間遂究心闢治慨予任則居勤自私  
乃分檄其事于丞明年潘君告別民人孫茂章貴之  
田七畝償值則義官陳璣邑民朱榮闢展平遠以躡  
墻隘神位于是大有容蓄又明年朱君告集瓦礫木  
植工力之費復繚垣封蓋騰涌坤震于是並得嚴翰  
劉侯樂于就緒一日會集而相之以外抱文水新北  
門迎之以挹其秀以內視夷曠積土山衣之以豐其



背懼東西侵削而封塗以為之限議田之毛入賦于公者分輸于公取于私者給諸生衣誦之費先是構神厨牲房精舍于禮殿西南劉侯潘君合治其費軒豁明爽有類其心胸也築禮殿露臺萃瓊甌石燼縱橫馳布朱君獨理其費窮毛斷髮足徵其經畫也緒因同寅王先生雄劉先生汝瞻偕諸生囑記其事而嘆之夫田民之恒產值民所自私剝償于公知肱篋探囊至於募工力於民間而趨事服勞者不菴然以自喪究其心豈計若募為然蓋以學校為風化之原

儲養俊彥教民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朝廷崇尚而民知所趨向今又得劉侯首先于此潘朱二君協力贊翊師生修身正行於其間絃誦鼎沸而又得觀感興起有如此哉亦其秉彝好德之心未嘗泯滅矣劉侯名子厲己未進士吉之安福人潘君名瑜卒業北雍隆慶衛藉閩之龍溪人朱君名暉釋褐南雍揚之高郵人若其事功之萃于學者如此謹述以遺諸石俾繼於後者有所徵勸云

思賢書院事記

劉瑞 四川人湘江提學副使



嘉善以縣名自大理卿胡公槃始蓋宣德辛亥也越八十餘載斗城倪璣公在以左給事中謫丞馬既蒞事朔望詣學宮輒嘆曰秩如也藹如也盛矣先民未章甚非古之所以報功而崇德也况章縫鼎來其曷以居請於巡按御史鮮公暨藩臬諸君子將事改圖皆樂與之乃規廢署加宏濶焉構材聚工經畫營樹中為樓曰清風樓之北為堂曰志學左為相曰名宦右曰鄉賢皆南向為館而西向者曰學禮東向者曰養蒙復為亭於堂之北曰息游所南為巨門周以垣

墉合名之曰思賢書院思賢者蓋宣公故里也門之南為橋焉經始于丁丑春二月以冬十二月告成雄峻整潔埒於學宮暨乃購經籍若干部韞匱而藏用資來學師生謂序有巡視之責者具圖請記嗟乎丞其知務哉古昔盛時自王宮國都逮黨遂咸有學焉未有生而不教者也後世則疏矣于是書院作焉昉於唐至宋元而盛我朝莫之違也人或謂之贅嗟乎佛老之宮偏海內琳球萃焉金碧煥焉費窮乎帑藏利奪乎山澤卒以絕彝倫禍仁義視書院之作孰得



也顧不為教化輔翼而曰贅之云乎且丞所以昭揭  
者存乎道志學立標準也養蒙端本也端本者聖功  
也鄉賢尚德也名宦尚功也清風尚名節也思賢尚  
經濟也皆不悖于學者也學以聖人為標準而無悖  
焉斯學之至矣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丞果知務  
哉游歌之士尚懋于是始丞創斯舉知縣張煥以  
覲事入京師既歸則協心以或之也法宜并書

清風樓記

都穆 蘇州人太僕少卿

斗城倪君之丞嘉善也嘗於縣治之東創思賢書院

以居學者中復構鄉賢名宦二祠俾晨夕有所瞻仰  
又以學者之講習不可無書乃聚六經于史數百千  
卷貯之以棲請名於于督學憲副劉公德夫公名之  
曰清風樓而求記于余今年夏五月予至嘉善獲遊  
書院以登斯樓近復觀倪君所修縣志見鄉賢名宦  
氏名然後知劉公命名之意不徒然也蓋鄉賢自唐  
陸宣公而下其人凡十名宦自宋洪忠宣公而下其  
人凡六他未暇論若宣公之與忠宣其文章功業炳  
耀史冊天下後世之人聞其風者莫不感慕奮興欲



親炙之而不可得而况嘉善為宣公生長之鄉忠宣  
過化之地學者宜不必往求旁法而此固有餘師矣  
夫人之學將以學為聖賢二公賢者也學者之講習  
於斯豈徒挹其風而已哉他日出而効用必將二公  
之心行二公之事使人指而稱之曰是有古人之風  
者也斯無負倪君之作興而名棲之意得矣抑嘗論  
之世之學者莫不知賢者之可師也然所讀或無其  
書所居或無其地雖有志焉吾未見其學之能成也  
今嘉善既有書院而復舊書有棲清風穆然先賢如

在此固學者之大幸而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  
又將不外乎是則斯棲也豈直供登覽吟眺而已哉  
予交於倪君素辱知愛故不辭而記之倪君名璣字  
公在戊辰甲科進士由諫垣出為今官云

城隍廟碑

孫詢邑人  
縣丞

凡物之靈者必有神神者所以寓乎物而主乎物者  
也物非神則曷以神其靈神非物則曷以奠其位其  
在天也則能運四時定五行以齊八政其在地也則  
能載華嶽振河海以生萬物其在人也則能酬萬事應



萬變固筋骸而令百體焉故在社稷則有社稷之神  
在山川則有山川之神在城隍即有城隍之神是各  
任其職以典其事寓乎物而主乎物者也惟城隍之  
神托專城之寄以司民命其所以救災卹患彰善癉  
惡抑強摧暴凡歲之凶荒水旱疾疫有民社者必禱  
之于神神必達之天以利民民苟流離困苦顛連無  
告神亦不得辭其責此神之所以恪恭乃職與守令  
者同俾民無飢寒疫癘旱澇凶災其所關係豈不大  
哉嘉善在郡治之東三舍許宣德五年大理胡公元

節來旬是邦以民夥地廣拆之為縣度地得吉鳩工  
掄材衆不告勞而縣治之外社稷山川風雲雷雨城  
隍等祠一時咸備前尹山東鄭侯時倡其事堂陞廊  
廡稍有可觀而民禱有所景泰癸酉之歲龍溪林侯  
弘來令是邑復加葺治完舊益新且曰神之祠宇備  
矣神之功德無記則無以示民乃命立石作亭祠前  
以頌公德予惟古之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于  
世者必刻之金石以垂後世矧神之德能福庇生民  
捍禦災患保障茲土血食千載者耶而侯下車以來



肅威並著三年而政成是則侯之與神凡所以利民  
利國者同符而合轍是可記也繼今以往吾知吾民  
無淒風苦雨之憂而有多黍多稌之慶室家相保生  
齒繁息則是碑之立不為無益而神亦得以享其祀  
矣為之銘曰

維古之鎮實曰武塘錫土分邑廼建城隍於昭厥靈  
奠茲一方廟貌斯赫歸乎殿堂祀典百世敬羞薦薌  
良善蒙福凶慝降殃禱祈必應克昭雨暘粵有大尹  
來自南漳興廢舉墜於前有光民資利澤人樂耕桑

神德弗泯神休以揚作文立石永示不忘

八蜡廟記

蔣愷 華亭人工部員外

皇上乙亥秋七月有左司諫者謫丞茲邑蚤夜洎其  
尹胥力民事嘗於邑治之西見淫祠一所蹙然曰胡  
為也哉胡為也哉古祭法之義有報而無祈彼夫有  
功於吾民者顧無所以報而乃過感焉甚矣其弗思  
也遂撤而更之命之曰八蜡廟一曰神農二曰后稷  
三曰田畯四曰郵表畷五曰貓虎六曰坊七曰庸八  
曰昆蟲悉據禮為之惟寅惟清肅以正字翼以二序



繚以周垣引以石砌塗以丹雘丙子冬十一月十五日經始次月初五落成厥位維陽厥材孔良厥役不戕屏乃請張崇我宏綱閭閻胥慶觀者如堵予適至以記屬予予惟蜡之制始于尹者蓋以重民事也仁之至義之盡也奈何世偽寢起以魯去古猶近其蜡已不能無議以子貢號稱達者猶昧乎其蜡目之為狂然則它尚何望焉噫嘻數千載而下聿舉曠典有如丞者其亦可嘉也已今之司民牧者大率以辦事為能而上之所責者亦惟其能辦事而止互相欺罔

以為爵譽之媒曾不知蜡之于民為何物也噫嘻有媿於丞多矣客疑之有過而問曰為民者蜡而已乎曰否必蜡乃其為民乎曰否然則子奚取焉曰丞之為民者因蜡而益彰蓋不專于其蜡也越歲餘乃為之則又非其所急也不專且急而卒亦不廢跡若不經而至道攸存夫孰得而少之哉今之為政者苟泥于其蜡不得乎其心則丞之罪人也已客憮然曰吾然後知所以為蜡矣微子之言予其井蛙也耶再拜以退予因濡筆記之以詔夫後之入廟者丞為誰予



同年姓倪氏名璣字公在布置每不凡此直其一云

陳令舉福源庵墓祠記

呂憲 秀水人太常卿

墓而祠非古也仰其賢求其子孫不得有墓焉即而祠之因亦不浮於禮也禮以厚民俗勸士風實有司之先務哉我鄉先生賢良陳公諱舜俞字令舉嘉善人嘗僑居吳興博學強記宋慶曆進士嘉祐間擢制科第一授光祿丞簽書壽州判官熙寧初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召試館職不赴會時相王安石行青苗法先生不奉令上疏非之忤旨因自劾謫監南康

軍星江鹽酒故與太傅廬山劉凝之高尚士歐陽永

叔為賦廬山高以美之者也先生遂棄官歸日躋犢

以窮林塘之趣自號白牛居士去今五百餘年而鄉

猶以奉賢名塘猶以白牛名涇猶以清風名郡城有

三賢祠以先生配享於宜公也吳興有六客堂以先

生友善於蘇試也其人望之重可想見矣墓在縣治

東南七里有墩隆然而石函在焉兆為寺僧所廢銘

則先生之孫光遠郡博撰者僧欲滅跡故碎之或從

瓦礫中得石一隅始知先生首丘之處而寺有三木



嘉善縣志 卷四  
主其一則先生也弘治二年部使者陳公金將廢無名寺觀父老以公墓言以故寺得不廢今餘二十年有識者率欲建祠以表章之而他司以為非法令所及遂止嗟夫先生之不可及者三高才擢冠制科讜言不阿時相敝屣以視浮榮謂非豪傑可乎千載而下孰能磨滅初亦不係乎祠之有無也然非祠則無以著賢有司善俗移風之舉舊有堂三間為僧所據墓隣李清氏發憤陳之浙省不報頃有鄉貢進士陸君嶽以本末白于縣令東廣區公越始克圖新其

祠區公赴召又得滇南胡公潔來代二公皆名進士知以禮善俗移風者先後同志是以聚材鳩工不費不勞祠以就緒嶽偕守祠僧宗義屬予記是役也興於正德三年七月二日落於五年七月十五日因記而系之歌曰先生出處百世豪當宋仁廟登時髦衰然舉首紆思袍判州宰邑心煩勞力詆言利臣貪饕執政發怒遷貶遭掛冠一笑甘遯迹身騎白牛錢江臯忽覩新法紛如毛浮雲富貴曾足叨聲名同一廬山高彼哉躁進者滔滔景慕異代即薰陶吉蠲俎豆



陳香醪馬則神兮輪則尻既享八極從遊邀魄矣奚  
蓬蒿

嘉善義倉記

黃淮 永嘉人  
大學士

國家惠養斯民以固邦本恒恐閭閻阨於飢餒不得  
以遂其生上煩 聖廬宵旰靡寧重今 太祖高皇  
帝舊設預備倉廩歲久馴致廢弛於是慎簡廷臣授  
以璽書條畫事宜分諸各道以經理之仍命藩憲重  
臣之廉敏者以為之佐刑部署郎中事員外郎劉廣  
衡承命往浙江偕右布政使才廷玉按察副王豫協

修預備之政按行郡邑宣揚德意乃各區里之長及  
鄉之耆民羣聚於庭諄切訓飭益加詳焉邑中富羨  
之家仰聆 玉音感激奮勵願出穀輸於官未決旬  
得穀米麥一萬四千七百三十石 勅使同藩憲喜  
其民之効義也勞之以酒果榮之以繒綵即日具名  
以 聞既而鳩工庀材構四倉一百二十楹以備儲  
蓄欽遵勅旨選忠厚公正耆民及殷富淳良之家嚴  
慎守護兼知出納之數府委同知張本縣委縣丞趙  
恭總其政申明戒約委曲詳備大要以絕私無擾為



本里社細民皆歡忻感悅仰戴 聖恩生成之賜也  
郡縣樂其事之有成徵文為記勒石以垂示永久淮  
惟成周縣都皆有委積以備凶荒自漢以來迭置常  
平社倉義倉大率皆倣周制世殊事異更變不一  
皇上遠稽古典近追祖宗成法遣使巡歷脩復舊政  
而光大之俾得便宜行事務期民受實惠綸綍煥頒  
而効義之民雲集響應倉廩充實賑貸於是仰給焉  
傳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此之謂也 勅使  
同心協義克稱任使皇華輝赫遐邇具瞻郡邑官僚

祇承惟謹不煩而事集防閑有方侵漁之弊消於法  
皆當得書其義民姓字具刻碑陰庶使觀者視倣典  
起後克有繼也是為記

演武廳記

蔣愷

予以使事至嘉善景明氣和嘗閱演武場進凡若干  
步而濶稱之翼然截然可馳可射向之蓋舊尹予同  
年王戶部德明所規畫也有石修然橫偃蒼蘚蒙翳  
問之曰欲為記而弗果也有廳事焉以楹計者中而  
為三翼而為二顏然凄然赭堊湮沒則知其為風雨



嘉善縣志 卷四  
所侵蝕也歸而告於以司諫謫今丞者倪同年璣丞  
聳然曰吾責也其亟圖之遂命工加繪煥然一新躬  
自演閱且徵予為記予惟武也者不必用者也如歸  
馬放牛韜戈洗甲者是也然而天下之勢則又不容  
於可無如周公孔子皆大聖也克詰戎兵之訓顧懇  
懇於成王踐祚之初而易之防微杜漸特致慎于豐  
亨豫大之日要亦有以逆知乎其勢也我 國家車  
書一統幾百五十年于茲民不識武者久矣頃者陰  
而蜀曠而燕齊吳衛之間賊騎充斥雖撲滅已盡而

民之羅夫荼毒之苦者已不少也奈之何武其可廢  
也哉大抵天下之勢譬之一身事變之來譬則疾病  
也武譬則藥石也人身不可以病已而盡屏藥石天  
下不可以變息而盡廢其武予二同年者後先相繼  
皆以演武為事安不忘危殆有得於周孔之心矣使  
天下之為令若丞者皆若予二同年天下之邑皆若  
嘉善之知作為備則天下晏然矣此固有志於天下  
者所願聞也予思以不敏辭者因操筆書此俾起其  
石而刻之若夫坐作進退之法則今報政張尹煥其



素閑者也茲弗贅

紫蕩記

尚朴 宋人教授

麟瑞鄉紫蕩秀學記舊物也淳熙四載顯謨呂公與是邦給佃于學以助都養計五百餘畝隸嘉 或樵或租所得尚薄越五六年地力日盛根苗滋益縣延衰數里葱蒨彌望為蘆而當錢之百者萬束而新芻不預焉疆有力者實租之不得擅也收緡錢百有二十除三之一以輸賦去歲有旨粥官產前守都大趙公以廩粟不繼將在學所有舉籍以戒令佐母得估

用是晏如無復經念於何狡謀發於不虞濟以黠胥舞權巧為伺卻當貳車攝事復令官估晦錢七百貧民挾多背志於必得增晦錢三千三百一十有一今春朱輻易鎮方應酬紛雜迺變租為佃撓法豪奴若士子若走隸無一知者其詭闕如此逮索通始言讎為已業即以其事列於郡於外臺都運直閣郎中王公提舉秘丞黃公咸察其非傳檄畚至太守郎中麋公徐為正之會兩年節費剔蠹糧用差有餘積覩欲葺齋廡補罅漏至是輟以償直為錢五十萬提舉頒



嘉善縣志 卷四 記  
公帑二十萬來助倉使閱學校繕匱謂非足用外有  
此寬贖州郡合體朝廷優恤意既一時失行詎可與  
齊民爭攘比今以官物歸官養士止令用元估賈而  
過內之數不復請尋召祖視昔增三倍有奇歲如是  
利原無窮矣初蕩之失也或勸之以為不必復或阻  
之以為不可復或哂之以為不能復睥睨其勝負者  
相半予謂職有常守不為物徇仕而行義不為勢詘  
苟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切切然私慮卻顧次且怵縮  
為後日晋身辟阼地不惟有負於所學其有負於設

官之意多矣吾知守吾職行吾誼它渠皇卹庠竟復  
之雖然蕩則吾蕩也固與學俱存毋患再失而租入  
豐約則眎人為高下亦惟後之君子加意焉爾姑志  
姑末用垂不朽紹熙四年九月朔

嘉善李侯九載復任記

孫詢

邑人  
縣丞

用拙子之官江右道經故里捨舟徒步登林麓之杪  
觀川原之廣時維仲秋木黍芄芄重糝萬頃善而復  
行前臨民居憇於道旁頃焉桑梓間見童鶴叟若老  
若幼舞而歌行而吟擊抱擗之鼓吹瓠竹之管其歌



曰我屋既修我未滿疇作此豐年實維我侯再歌曰  
雞犬不驚野無蝗螟我侯來部宵祈無聲又歌曰徭  
役既均里胥不聞自生自成不知縣門歌且闕用拙  
子怪而聽之就而問之曰子所歌者其擊壤之謠歟  
康衢之謠歟抑或有所為而發也歟歌者曰往來早  
潦相半豪橫掊剋民不能保家業適建昌李侯下車  
寧我民真我居除苛政去暴斂巡行阡陌躬勸農桑  
由是失業者復業稔惡者為善強者以斂弱者以植  
我子孫居此數百世適見此善治余聞其言矍而驚

退而善徐而思之乃知黃羈治潁川蝗不入境龔遂  
至渤海盜賊駭散卓茂令密邑魯恭化中年道不拾  
遺童子有仁心者皆表表著青史迄今稱守令之賢  
者必以此四子為首倡今我侯之政民頌之若此我  
侯之德民歌之若此信夫今之龔黃即古之龔黃古  
之卓魯即今之卓魯是皆異世而同符並駕而長驅  
者也用拙子生 聖朝居山林應明詔忝職薇垣自  
浙江道齊魯歷衡湘往還千百目所觀耳所接若  
侯之德人民懷思之歌頌之殆不多見嗟嘆不已方



擊節起舞為雀雖之狀俄聞剝啄聲守門者曰客有方袍預相羽衣綸巾者二因出而延之二客曰余方外人也衣民之衣食民之粟無塵俗之累無徭役之擾蓋由邑有賢侯惠以及民民乃安而山間林下亦安故得以享候惠也今聞九載榮滿百姓遮道願留潘臬為聞諸朝賜書增秩深加獎異將率諸山往賀焉希一言以記其事為後來勸用拙子愚且魯辭不獲因出向所聞田野間歌頌之言以示二客喜錄而懷之出戶長嘯問其姓名乃幽瀾住持僧杼材寧和

道會李以寧也

留衣亭記

呂憲

留衣亭者為汪侯設也汪侯為嘉善尹抑強扶弱有古廉直吏風然獨不利於豪猾侯竟以此遭斥而眾欲留之不得故留其衣而奉之以志不忘侯德也初被誣於府闔邑布衣士周寅等凡若干人莫不爭先訟寃詣府上書其略曰寅聞樹之高者風必撼行之高者人必毀此自然之勢竊見知縣汪貴奉公守法憂國如家爰自下車用心勞瘁故士有行己之恥民無



嘉善縣志 卷四 三  
卒歲之憂其惠下施章章如此使有大過猶宜卹之  
况其廉潔自持如水如玉乃容鼠輩瑕疵哉惟大府  
察之書納未省既而部使者來初不知侯又主先入  
之讒按之於是邑之致內丘令事夏勛東阿縣丞致  
仕王本等縣學諸生吳澂等復上書使者曰勛聞豪  
黠懷奸宜示法懲之重循良受害當加扶掖之公此  
固憲臺之優為而非愚生之妄議知縣汪貴蒞政六  
年操以一致惟勤惟儉日慎日清作興學校提誨尤  
勤勸課農桑先勞無倦如斯善政紀不絕書謂宜旌

擢而超遷何至沈淪而受侮揆厥所自亦有可言良  
由持已太矜御史過嚴遂致伺罅濫舉他情以縣丞  
代貴朝京汪令歛銀贖送旁加掖拾意在利私且府  
事山積延緩日深吏胥來問顛倒是非束縛縣官勤  
苦父老至於誣告反得自肆如此則奸何懲創而善  
從生幸執事按部倘蒙采納頓回扶掖之仁大肆風  
裁之義陰釋鬼神之恩陽舒人士之情甚便使者覽  
書而起叱曰爾朝何得輒離講肆來為貴求免耶其  
去速毋辱竟坐侯科歛法送之京師下遷然侯貧而



嘉善縣志 卷四 五  
無貸貸其同鄉賈人銀三十兩為道路費侯且行名其誣已者諭之曰若豈陷予予命也予不若怨其政之乎否則人人不直若矣誣者大慙而悔一時遠近之民間之益感服侯量為之灑淚是日扶老攜幼自窮鄉出送者凡數千人至擁舟不行已而衆知侯不可留乃大叫號曰明府有德吾土民莫報願天終相明府昌其祿率羅拜請所遺留為念侯不得已聽衆解綠衣一而去蓋侯在縣興廢一出於公修廣學宮城隍社稷倉廩郵亭公解為殿者一為壇者三為廟

者一為廡者十為殿者二百為院者一工費鉅甚民不知其勞財不利其贏而又罷去上下無名餽送之費歲數十萬乃若聽訟折獄又每每得法外忠厚之意此其政跡之外見者至言侯之所存其中一本之誠敬非有一毫干譽避嫌之心故當小人之排擠也雖處之縲紲而不為辱及士夫之趨救也雖揚之簡劄而不為榮而侯初亦無心於衣之留哉嗟乎世多以守令而失道失民矣其罷黜而去者民之不知其亡乃固然也而或滿而當代名而當遷斯吉行耳然



亦有未去而門已張羅既行而道擊瓦礫者茲汪侯  
受誣而往自眾觀之乃其不得志之秋闔邑父老不  
忍捨去攀號以擁其舟羅拜以留其衣則侯之可貴  
而不可賤固雖趙孟何如哉此亦可見斯民之直道  
如三代矣得直道之民心為難得趙孟之所貴為易  
吾以為衣之一留侯益有光而民無憾矣夏內丘輩  
偉予此論請歸記之亭石侯歛人戊戌進士良貴其  
字云

嘉善劉侯去思碑記

屠勳

平湖人刑  
部尚書



亦不可不為之門已故雖既行而後舉凡務者必江  
受之而後乃成之乃漢子將去之秋國色又老不  
之於去來或以知其有難辨以留其衣則法之可貴  
而不事其民難辨直何如哉此亦可見斯民之直道  
如三代之時直道之民心為難得也直之所貴為易  
吾心善之習候直有光而民無德其長內立其  
得直此論詩難記之亭石使旅人成成進士民貴其  
李云

嘉善劉侯去思傳記

癸卯 十朔人別  
印尚書



